

最好的安排

□ 易安漱玉 (上海, 学生)



人生中有许多迫不得已的时刻, 而我们能做的, 便是接纳与调整。

我花费了两三年才渐渐明白, 这是最好的安排——

我不是一个喜欢小孩子的人, 也一向认为有个弟弟或是妹妹是件麻烦事——毕竟他们十分吵闹。因此当母亲告诉我, 家里将有个新成员时, 十岁的我仿佛被雷劈了似的, 愣在原地:

“你们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? 有询问过我的意见吗?” 我双手叉腰, 朝母亲瞪眼睛。

“有个弟弟妹妹不是挺好的事吗? 你要当姐姐了啊!” 父亲在一边说道。

“我不管! 反正我不开心! 我也不会喜欢他的!” 房门被“啵”一声关上, 空

气中弥漫着尴尬与沉默。

当我第一次见到尚在襁褓中的弟弟时, 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他闭着眼在睡觉, 小小的身子被紧紧裹着, 脸似乎还有些皱巴巴的。我最终还是在母亲期待的目光下, 一脸嫌弃地说出“真丑”二字。

等到弟弟一岁了, 某天吃午饭时, 母亲突然让我给他喂饭。起初, 我板着脸, 左手端着饭碗, 右手僵硬地舀起一勺饭, 冷冰冰地开口: “张嘴。”他往后缩了缩, 脸上似乎有些畏惧的神情。见他这样, 我不自觉地放柔了声调, 再次开口说: “乖, 张嘴, 啊——”这回他迅速吃完饭, 并且对我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。他那黑溜溜的眼睛中盛满笑意, 脸颊上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。看着他咧嘴笑, 我不禁又多

喂了几口。

从那之后, 我与他的距离一下被拉近。我会在外出时牵着他的小手, 会在他哭闹时轻声安慰, 还会时不时夸赞他几句。他也会常常跑到我跟前对我撒娇, 会与我分享好吃的零食……

我渐渐发现, 有个弟弟, 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糟。我在照顾与被照顾间体会到了浓浓的姐弟情, 体会到了来自孩童的、最纯真、最朴实的爱。

每天放学回家后, 听到他亲热地喊我“姐姐”, 看见他明媚的笑颜, 我的烦恼与疲惫就被一扫而空了。

感谢命运, 感谢上天。我明白了有个弟弟, 也是对我而言最好的安排。



“当爹当娘”的留学日常

□ 周大桥 (南京, 媒体人)

阮同学留学去美国, 临行前, 父母没有千叮咛万嘱咐, 只教他烧了两三道拿手菜。妈妈说, 想家的时候, 锅碗瓢盆“响”起来。

虽然在蜜罐里长大, 阮同学并没有“惯宝宝”脾气。他是个吃货, 也乐于自己动手, 丰衣足食。同学们平时线下活动, 都有他“三心级”的服务: 热心, 诚心, 耐心。

去美国读研大半年了, 每天和父母一声问候, 不间断。周末, 同学们则会有简短的互动交流。妈妈问: 有中国同学吗? 阮同学答: 一个班上, 就有东北来的。妈

妈追问: 你们处得好吗? 阮同学回复: 一起上课, 一起吃饭, 一起找乐。东北的哥们对我很依赖, 出去玩啊什么的, 一切行动, 听我指挥……我感觉快成他“半个爸爸”了。

儿子做了“半个爸爸”, 妈妈开心大笑, 爸爸也引以为豪。过了些天, 阮同学又有捷报传来。他们一起住的, 另有一位读博的同学, 来自广东。阮同学平时捣鼓几道淮扬菜, 广东同学不断点赞, 不过更怀念家乡的煲汤, 只是空有多年“动嘴实践”, 并没有一点动手能力。阮同学急同学之所

急, 陪他一起买回厨具, 课余时间, 勤学苦练粤菜烹饪技巧。几次下来, 阮同学居然也烧出一手“妈妈的味道”, 不禁信心爆棚, 某个瞬间甚至产生一丝冲动: 去他的计算机专业, 直接开个餐馆做老板吧!

最让阮同学有成就感的是, 那位攻读医学博士的同学某日当面煽情说: 阮, 每次在宿舍等你回来, 就像是盼着我妈妈下班回来烧菜的感觉, 真的。

阮同学的妈妈, 乐得不行: 你留学大半年, 又当爹又当娘, 这么快就进入“二孩时代”, 小子, 你行啊。